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BRANCHES OF HEAVEN

# 天潢贵胄

## 宋代宗室史

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lan of Sung China

〔美〕贾志扬 著

赵冬梅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  
中国  
研究  
丛书

刘东 主编  
周文彬 总策划

BRANCHES OF HEAVEN

# 天潢贵胄

宋代宗室史

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lan of Sung China

「美」贾志扬 著

赵冬梅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美]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7-214-04097-2

I. 天... II. ①贾...②赵... III. 宗室研究-中国-宋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4094 号

*Branches of Heaven: 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lan of Sung China*, by John W. Chaffee,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1999. Copyright © 199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1-058

- 书 名 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著 者 [美] 贾志扬  
译 者 赵冬梅  
责任编辑 王 田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页 2  
字 数 341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097-2/D·612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 宋朝帝系

太祖,960—976

太宗,976—997

真宗,997—1022

仁宗,1022—1063

英宗,1063—1067

神宗,1067—1085

哲宗,1085—1100

徽宗,1100—1126

钦宗,1126—1127

高宗,1127—1162

孝宗,1162—1189

赵匡胤(927—976)

赵炅(本名匡义,937—997),太祖之弟。

赵恒(968—1022),太宗之子。

赵祯(1010—1063),真宗之子。

赵曙(本名宗实,1032—1067)。允让(BCB,995—1059)之子,1062年过继给仁宗,立为皇太子。

赵顼(1048—1085),英宗之子。

赵煦(1077—1100),神宗之子。

赵佶(1082—1135),哲宗之弟,禅位给钦宗。为女真所掳,死于囚禁。

赵桓(1100—1161),徽宗之子。为女真所掳,死于囚禁。

赵构(1107—1187),钦宗之弟。在南方重建宋朝。禅位给孝宗。

赵昚(本名伯琮,ABBACEAB,1127—1194)。1153年立为皇太

- 光宗, 1189—1194  
子。禅位给光宗。  
赵惇(1147—1200), 孝宗之子。  
被迫禅位给宁宗。
- 宁宗, 1192—1224  
赵扩(1168—1224), 光宗之子。
- 理宗, 1224—1264  
赵昀(本名贵诚, 1205—1264)。  
赵希璘(AABDEAEABB)之子。  
宁宗死后被立为太子。
- 度宗, 1264—1274  
赵禔(本名与芮, AABDEAEAB-  
BA, 1240—1274)。理宗之侄。  
1260年立为太子。
- 恭帝, 1274—1276  
赵显(1271—1323)。为蒙古所  
俘, 死于囚禁。
- 端宗, 1276—1278  
赵昞(约 1268—1278)。恭帝之  
兄。
- 帝昺, 1278—1279  
赵昺(1272—1279)。恭帝与端宗  
之弟。



## 引用论著的缩略语

完整的引文资料,见引用论著目录。

CCC 杨万里《诚斋集》

CKWC 陈宓《复斋先生陈公文集》

CMC 《名公书判清明集》

CSTP 赵锡年《赵氏族谱》

CWCKWC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CWKWC 朱熹《朱文公文集》

CWTC 慕容彦逢《摘文堂集》

CYTC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HCC 袁燮《絜斋集》

HCLAC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

HCP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HNYL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HTCTC 毕沅《续资治通鉴》

HYC 王珪《华阳集》

HYLP 史浩编《仙源类谱》

KKC 楼钥《攻媿集》

KSC 刘敞《公是集》

LCC 张方平《乐全集》

NWTYCSTP 赵世通《南外天源赵氏族谱》

OYWCKWC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

SCHMCM 刘光祖《宋丞相忠定赵公墓志铭》，载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

SHY: CJ 《宋会要辑稿》“崇儒”

SHY: CK 《宋会要辑稿》“职官”

SHY: HC 《宋会要辑稿》“选举”

SHY: TH 《宋会要辑稿》“帝系”

SS 《宋史》

TTSL 王称《东都事略》(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

WCC 周必大《文忠集》

WHTK 马端临《文献通考》

WWC 杨杰《无为集》

YCC 郑獬《阴溪集》

YSC 叶适《叶适集》



## 宗室谱牒编码说明

《宋史》卷 215—241 的宗室世系表包括了 20 000—30 000 宗子的名字,以及他们在宗室中的准确位置,对于宗室研究而言,具有极高价值。但是它规模庞大,查一个特定宗室需要浏览上千页,即使找到,如果不给出他父系祖先的名字,也很难描述他的位置,因此用起来很难。在这本书的准备过程中,我根据宗室世系表中的地位对我研究涉及的宗室进行了编码。世系表按照标准的中国做法,每一代为一行,最上面一行代表第一代,第二行代表第二代,依此类推,长子的所有后裔都排在次子之前。编码按字母顺序,字母多少表示特定个人距离始祖一代的行辈数。第一个字母表示奠定了宗室基础的三兄弟,太祖(A, 927—976)、太宗(B, 939—997)和魏王(C, 947—984)。自此以下,A 表示长子,B 为次子,C 为第三子,依此类推。例如,赵仲爰(BCBFB, 1054—1123)是宗暉(BCBF, 1024—1094)的次子,宗暉是允让(BCB, 995—1059)的第六子,允让是元份(BC, 968—1004)的次子,元份是太宗(在位期间, 976—997)的第三子。

## 序

我认识贾志扬(John Chaffee)教授,还是通过已故前辈学者、著名的爱国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的介绍。刘先生认为,贾志扬先生是美国杰出的宋史专家之一,他的治史特点是思维条理明晰,研究细致深入。后来,我有幸到贾志扬先生家中作客,参观了他的书房,见到他经过细心整理的有关宋朝宗室的史料,不由感叹说,在中国大陆,只怕还没有一位学者对此课题下了如此深的功夫。所以当一旦得到此书的英文版时,就向赵冬梅等先生建议,此书值得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同行,必有教益。经过赵冬梅先生严肃认真的翻译和整理,如今此书的中文版可以付梓了。赵冬梅先生要我为此书写一序言,其实,序言并不好写,只能勉为其难。

宋朝的官方历史记录无疑比明、清两朝丰富,可惜大多数失传,但保留至今者,仍十分可观。光就宗室而言,《宋史》卷164《职官志》宗正寺条说:“凡修纂牒、谱、图、籍,其别有五。”参照同卷的玉牒所条,《宋会要》职官20之5、13,计有《皇帝玉牒》、《宗藩庆系录》、《宗支属籍》、《仙源类谱》和《仙源积庆图》五种,而南宋时又“重加修纂《仙源庆系属籍总要》,合图、录、属籍三者而一之”。<sup>①</sup>今人要做《宋史》的人名索引,就不难发现,此书的绝大部分人名,竟是在二十六卷《宗室世系表》中,依贾志扬先生的统计,此表所载赵氏宗室人名即有3万。其史源依贾志扬先生的考订,大致应取材《宗藩庆系录》。然而《宋史》卷204《艺文志》中仅开列“《宋玉牒》

---

<sup>①</sup> 关于宋朝向皇帝进奉《玉牒》、《仙源类谱》、《仙源积庆图》之类需要举行隆重仪式,可参见《宋史》卷102,卷114《礼志》。

三十三卷,《仁宗玉牒》四卷,《英宗玉牒》四卷”,“宋敏求《韵类次宗室谱》,司马光《宗室世表》”,“《宋仙源积庆图》一卷,《宗室齿序图》一卷,《天源类谱》一卷,《祖宗属籍谱》一卷”。这些显然不是元人修《宋史·宗室世系表》的主要史源。元人修《宋史》十分草率,不可能对各种记载加以详密的归纳和整理,而元朝史官掌握的《宗藩庆系录》,又未编入《艺文志》。

贾志扬先生为研究宋朝宗室,首先是支付了极大的功夫,搜集史料。例如他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中找到了宋朝《宗藩庆系录》22卷和《仙源类谱》30卷的残本,又使用了我至今未曾见到的《南外天源赵氏族谱》等书,以集腋成裘的方式,系统地网罗了宋朝宗子和宗妇的二百余篇墓志,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如此等等。人们可以从本书附录A中,看到他將宋朝的宗室世系作了英文编码,光依这一项十分繁琐的工程而论,就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人们不能不敬佩他治史所下的苦功。

既有如此丰厚而扎实的史料积累,此书对宋朝宗室的论述,自然比以往的中外论著,达到了“更上一层楼”的水平。依我个人的体会,此书可说是一部全方位论述宋朝宗室的专著。就纵剖面而论,此书并不限于天水一朝的宗室研究,并且对前朝后代的宗室,以至日本的皇族,作了对比研究。就横断面而论,鉴于宋朝的宗室是个特殊的复杂的社会群体,贾志扬先生又是从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等各个角度加以论述,体现了此书的系统、全面和深入。

此书给我印象尤深者,一是书中所开列的一些统计表格。准确的统计,对现代史学而言,是最具有全面性、普遍性和代表性,因而也是最具说明力的实证。但囿于中国古代的有限史料,中华古史作品能够作出统计表者不易,也不多。此书所设置的统计表,无疑是凝聚和浓缩了作者的大量艰辛劳动。二是贾志扬先生所作的小注,其中有不少属于细致的考证,有的小注纠正以往研究的失误,或是发表异论。这些小注无疑是反映了他的治史深度和功力。

当然,尽管贾志扬先生已经在网罗史料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力,但本书运用的史料尚未达到罗掘穷尽的地步,一些零星的史料,如《夷坚志》之类,尚有开发的余地。从论述的角度看来,社会经济史方面稍嫌薄弱。对宋朝宗室如何成为社会的赘疣,宗室的贫富分化,部分宗室沦为鸡鸣狗盗

之徒，<sup>①</sup>还有些特殊的宗王和人物，似可作进一步的论证。例如《淳祐临安志》卷7《桥梁》：“黑桥：秀王府解库前。”说明南宋的王府也开设解库，放高利贷。当然，这些问题对于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只是白璧之瑕。

这里还想顺便谈一下史学家易犯错误的问题。记得有一回，我和美国朋友、杰出的宋史专家田浩(Hoyt Tillman)与一位研究生谈话，我说，自己治史容易犯错误。如果回顾自己作品中已知的错误，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对史料研读得不仔细，这本来是可能避免的；二是由于自己知识面和学力不足，这在当时就难免了。田浩说，他很注意听我这番表白，但他认为，西方人治中国史，还须加一条因素，就是翻译可能出错误。田浩先生作为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此说可谓深中治史的三昧，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问题。

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外国人治中国史，中国人治外国史都会发生问题。即使如日本与中国，虽然语言较近，也有此问题。例如汉朝皇帝刘邦是个流氓，自称“而公”，中国人易于联想到现代流氓语言“你老子”，而日本人因为语言障碍，就不容易作此联想。关于此书中有一些语言障碍问题，赵冬梅先生另作小注，这对译稿而论是十分必要的。

外国人治中国史，既有语言障碍，就更多了一重困难。但是，特别是西方的汉学家，他们治中国史也有独特的长处，就是能够将西方史与中国史作有深度的对比。这又是中国治史者值得向他们虚心学习的。中国人往往对外国史的知识相当欠缺，是其所短。

最后，还应当补充说明一下，贾志扬先生对中国可说是有特殊的关系和感情。他的父亲曾在中国传教，而贾志扬先生即是在中国的安徽省出生。我曾有幸拜会过他的父母，这两位老人对中国，对中国人有着十分友善的亲情。衷心祝愿贾志扬先生今后发表更多更好的成果，也要感谢赵冬梅先生为翻译这部成功之作，而支付的辛劳。

王曾瑜

<sup>①</sup> 参见拙作《宋朝阶级结构》第259—260页。

## 中文版序

为《天潢贵胄》的中文版作序，让我感到由衷的光荣和喜悦。英文版的读者群以西方学者为主，这是一个重要而活跃的群体。但是中国研究的中心无疑在中国，中国的读者群，包括学者和有兴趣的外行读者，必然要大大超过西方读者。感谢赵冬梅教授的忠实劳动，我现在终于有机会把我的作品奉献给这个广大的读者群。我对此充满感激。

在这样一个现代化（一些人觉得是后现代）、大众文化与共和制政府的时代，阅读——更不要说写作——一部有关宋代宗室的书，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离谱。即使是对于专研宋史的学生来说，他们耳熟能详的宋代，也是一个伟大的士大夫的时代，那段历史留传下来的是范仲淹、司马光、苏轼、二程、朱熹的名字，而不是什么王子皇亲。

对于以上看法，我不无同感，然而我还是要说，对于宋代历史，甚至往大处说，对于中国帝制社会来说，宋代宗室可以向我们提供许多启示。

第一，宋代宗室的发展是一个多侧面的过程，在许多方面都引人注目。起初，宋代宗室采取了唐代宗室的模式，但是很快，它就发展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机构，比如大宗正司（请勿与承自唐制的宗正寺相混）。更重要的是，到了神宗朝，当新一代宗室成员与皇帝的关系超出五服，问题出现了——是否应当像唐代一样，给这些宗室以平民身份，不再提供廩禄？经过反复争论，皇帝决定维持他们的宗室地位、继续提供廩禄（降低了额度），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生长不息的宗族，到宋朝灭亡为止，达到十二代。宋朝的决定在本质上追随了周代“宗”的模式，按照这个模式，宗族

关系在本“宗”初祖的所有男性后裔之间无限延伸。这一模式为明清宗室所继承，它展示了一个“宗”在大量国家资财支持下的运行情况，任何关心中国宗族组织性质的人理应会对此发生兴趣。

第二，宗室在政治上是重要的。在北宋，当宗室被隔绝在宫廷的高墙深院之中，得到徒有虚名的高阶，并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力时，宗室在政治上确实并无任何重要性可言。但是到了南宋，情形则大不相同。1126年，当大约三千名宗室成员被女真人掳掠到北方时，也有几百名宗室设法南渡，在高宗的朝廷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接下来的150年里，宗室在科举考试中时有优异表现，在各级各类政府中供职，他们中甚至有人——赵汝愚——做到了宰相。与此同时，宗室仍然是一个特权集团，登名《玉牒》，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在科举和做官等方面享有法律特权。倘若将宗室的作用置之阙如，人们便很难全面理解南宋政府的运作状况。

第三，我想指出，应当从更广阔的、宋代帝制政体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宗室。宗室绝非自然的宗族组织，我强烈主张它在本质上是专制政体的延伸，是皇帝出于皇权目的的造物，并为政治因素所塑造。我认为，宋代的皇权统治具有两大基本原则：抬升皇权，以扩大皇帝与其他社会成员的鸿沟；加强对历史上曾为篡权力量的内廷集团——宦官、外戚家庭、宫廷武装和宗室——的控制。宗室正体现了这两条原则。

最后，我要向促成本书出版的人们致以谢忱：王曾瑜教授不仅鼓励本书的翻译而且慷慨赐序；刘东教授和芙瑞达·默克(Freda Murk)博士，以及前文曾经提到的赵冬梅教授。加州的王氏基金会为中文版的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我对此谨表感激。当然，本书的错误应当由我来负责，我要祈求读者的原谅。

**贾志扬**

2004年10月于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

## 致 谢

这项研究要从一个群体说起。在探讨宋代科举制度,在《棘闱》的写作过程中,我对宗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南宋的科举中占有非常醒目的地位。比如,宗室拥有自己的解试、甚至省试,在1256年及第的进士当中,宗室占据了12.5%。南宋历史学家李心传的统计也是我所熟悉的,他记下了北宋宗室在六代之中,从三兄弟发展到5000人的惊人增长;也记下了他们在1203年的官僚中所占的比例,文官3%,武选官17%。这样一个重要性显而易见的群体,却被以往的历史学家完完全全地忽略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在宋代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如何?我在思考。

随后的研究所涉及的不仅有常用的资料汇编、史书、文章,还有我所能找到的所有宗子、宗女的传记资料,其中墓志铭就有两百篇左右。随着认识的加深,我对宗室的疑问也在成倍增长。既然宗室的实际用途微乎其微,那么,是什么让政府甘心投入巨额开销来养活它?在北宋的大部分时期,宗室深锁官宅,过着奢华的生活,但却无所事事——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会发生什么?南宋宗室官员众多,对他们来说,宗室身份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宗室的姻亲关系又如何?

我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在皇帝制度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宗室。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宗室开始呈现其自身的制度特点,而宗室成员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特征,但是无论如何,宗室首先是皇帝的造物,是广义的皇帝制度的一部分。在宋王朝三百余年的宗室发展史上,宗室之于皇帝关系的



特点发生过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宗室之为皇帝造物、隶属于皇帝制度的事实始终是第一位的。这些问题不仅对宋代历史有意义,宋代宗室还为明清两代确立宗室制度树立了重要典范。而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帝室(王室)宗亲待遇是君主政治比较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

我从1986—1987年在京都的长假期间开始这一项目的研究,在此后的12年间,为我提供帮助的机构、给予我建议的个人不断增加,构成一个长度惊人的名单。美国学术社团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所提供的奖学金使我能够在京都小住,而美国哲学学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资助则使我1996年的中国考察之旅得以成行。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提供的为期两年的学术假期给了我研究和写作所必需的时间。本书的研究主要在京都、康奈尔、哥伦比亚、宾厄姆顿等大学的图书馆中进行,我还利用了中国大陆的北京国家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以及台湾中研院图书馆的书籍。我感谢所有这些图书馆馆员的亲切帮助。

在京都的那一年,衣川强不仅对我和我的家人热情相待、百般照拂,而且还就宋代宗室与我讨论,给我提供许多建议。在本项目的最初阶段,黄开来、黄望来是我的研究助理。李新峰把我关于宗室婚姻类型的文章译成中文。李玉昆为我提供了泉州宋代大船的照片,安吉拉·肖顿海默(Angela Schottenhammer)提供了泉州九日山石刻的照片。韩森(Valerie Hansen)查明宋代宗室族谱的残片确实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休·克拉克(Hugh Clark)提供了福建农村赵氏族谱孤本目录的照片。里克·舒马克(Rick Shumaker)帮我从计算机硬盘的废墟里抢救出第九章的一半。1996年我去访问厓山宋代海战遗址时,李社燦、刘程方,还有考古学家李锡鹏给予我盛情款待。伊芙琳·罗斯基(Evelyn Rawski)、克里斯蒂安·德·皮(Christian de Pee)、马克·海尔玻瑞恩(Mark Halperin)和安吉拉·梁(Angela Leong)送来他们还在修改中的著作,为我提供了极大帮助。我还与中国已故的邓广铭先生,以及杨渭生、王曾瑜、张希清、陈智超、包伟民、傅宗文、王濂茂、张范之诸先生;日本的斯波义信、梅原郁、伊原弘、小岛毅、杉山正明、柳田节子诸先生;欧洲的阿基姆·米塔格(Achim Mittag)、海尔姆特·施密特-格林茨(Helmut Schmidt-Glitzner)

先生；美国的伊霏霞(Patricia Ebrey)、韩明士(Robert Hymes)、李宏祺(Thomas H. C. Lee)、康拉德·希罗考尔(Conrad Schirokauer)、柏清韵(Bettine Birge)、柏文莉(Beverly Bossler)、詹姆斯·哈吉特(James Hargett)、查尔斯·哈特曼(Charles Hartman)诸先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上述诸位,我深表谢意。

我还要对以下诸位致以特别的感谢。我在宾厄姆顿大学的同事、唐代文学权威陈祖仁先生帮助我攻克了宋代文献中不计其数的语言难点,解决了许多中文句读问题,甚至还把我的一篇关于宋代宗室的文章译成中文。杰拉德·卡迪什(Gerald Kadish)、史乐民(Paul Smith)、里发艾特·阿布尔海(Rifa'at Abou-El-Hai)和包弼德(Peter Bol)通读了本书的部分或全部草稿,并提出批评。约翰·茨默(John Ziemer)是我在哈佛出版社的编辑,跟他合作实在是一桩乐事。所有这些从各个方面丰富了最后的作品,当然,剩下的问题和失误都属于我一个人。

在结束之前,我还要对我的家人道一声感谢,感谢他们多年来永恒的支持。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儿子康拉德(Conrad)、菲利浦(Philip)和提默思(Timothy)又长大了许多。我的妻子巴巴拉(Barbara)常年用她的爱支持我的工作,我把这本书献给她。

贾志扬